

面对一朵



谭书琴 著



67
010
6189

作家出版社

面对一朵花

谭书琴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一朵花/谭书琴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6

ISBN 7-5063-1600-5

I.面...II.谭...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971 号

面对一朵花

作 者:谭书琴

责任编辑:黑 Y

责任编辑:那 耘

责任校对:高 芳

装帧设计:张大山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spli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0 千

印张:5

印数:001-11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00-5/1.1588

定价:1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谭书琴 1976 年生于重庆云阳,1998 年初开始文学创作,已有 200 余篇诗歌、散文、散文诗散见于《星星》、《青春诗歌》、《青年作家》、《青海湖》、《春风》、《战士文艺》、《海燕》、《人民日报》、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级报刊台。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会员。

目 录

4 ·心上的坟(自序)

第一章:一线情牵

- 8 ·玫瑰露
- 11 ·诗歌之子白连春
- 15 ·拷问灵魂和上帝的人
- 18 ·一棵树
- 21 ·诺言
- 25 ·千千
- 27 ·家
- 29 ·陈姝姝
- 32 ·纤夫石
- 36 ·一线情牵
- 38 ·礼物
- 41 ·月是故乡明
- 44 ·家是一盏灯

第二章:嫩语雅物

- 48 ·水仙花

- 51 · 大山的冬天
- 53 · 雨
- 56 · 树
- 58 · 水
- 60 · 音乐四起
- 62 · 皂荚树与古井
- 65 · 海南有个蜈支洲岛
- 68 · 菊花香
- 69 · 蓝玻璃
- 70 · 金土地
- 71 · 芦苇
- 73 · 蝴蝶
- 75 · 重庆素描
- 78 · 再见澎溪河

第三章：天地私语

- 82 ·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 83 · 女人是花
- 84 · 走过病痛
- 88 · 秋日杂感
- 89 · 婚姻如纸
- 91 · 永远十八
- 94 · 在太阳的怀抱
- 96 · 纸上生活
- 98 · 橡皮人
- 100 · 垂钓夕阳

-
- 102·哭泣的海
104·又见炊烟
106·面对一朵花
109·海韵三叠
111·幸福
114·心灵独语
115·爱情六重奏

第四章：时间碎片

- 118·那一片金黄
121·放牧爱情
123·精神皈依与金钱没落
126·门前有条河
130·城市素描
132·人
134·难忘今宵
137·萧萧歌乐山
141·晚餐
144·疼
147·碎
149·躬耕岁月
150·拥抱母亲
151·迎迓落日

152·面对一朵花的多重回忆(代跋)
155·附主要作品刊行年表

心上的坟

抱出厚厚的纸页，轻轻一吹，封面上的灰尘慢慢散尽，犹如揭走了盖在时间上的纱衣。把折叠的过去打开，沿着时间隧道一页一页地铺排，让记忆一直铺向远方。从今天的入口处回溯，沿着来时的路，一路捡拾着岁月遗失的三五落花、只鳞片甲，以及牙齿和青春、苹果、伤痛、月色、血液和玫瑰露葡萄，还有一些曾经和我结伴而行的事物，他们被时间的脚步留在了途路之中。唯我独行。

凡是经历过的物体，都终归一物——坟墓，过去属于死亡。人心有太多的负累，如果许许多多的事压在心上就是坟。墓床里装着一个人生，仅此一物。每个人都有一个唯一的坟墓，坟墓里埋藏着鲜为人知或不为外人道也的秘密，无数时间的躯壳和碎片堆放在一起，芜杂而琐碎、真实而独特。

能够深入坟墓的唯一路径是怀念或记忆，正如我们有意无意间想起了童年的某些片段。我童年的一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的，在乡间，油菜花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农作物，早春一到，油菜花就以她宽广而巨大的部落占据着整个田野，占据着我单纯的童年。童年的记忆被染成了金黄，特别是晴朗的午后，阳光象是被洗过的干净，如水的光韵涂到油菜花上，风一吹，油菜花显得更加灵秀妩媚。站在山巅远眺四野，周围是花的海洋，小小的村庄被花围困，简直成了花之都。而我们快乐

的童年也在油菜花间奔窜,因为童年,个性和喜悦可以在大自然的宽广里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性和真情得到了最为完美的张扬和绽放,灵与肉在天宝物体的圣洁中得到了长期的浸泡,不曾受过污染的童心始终保持着一份高贵的朴素和清澈,以至若干年以后回到都市,混迹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哪怕她历经人性之中最为卑鄙和混浊的欺诈与屠戮,却永远与世俗的嘴脸划清界线。因为我始终坚信:真情不败。我甚至认为这是我能够生产出一些美好东西的条件与根本所在。

不会忘记,年逾五旬的父亲拿出自己大半辈子的血汗钱,和自己有着骨肉情深的兄长一家到湖北做矿石生意,而父亲他深信不疑的兄嫂与外人合谋骗走了父亲的所有,我那精明能干、终日与算盘和太阳为伍的父亲这次却输得血本无归。父亲消瘦下去了,头上一夜间白发丛生。很长一段时间内,父亲都沉默不语,如果这个世界连良心和亲情都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信赖?然而父亲却微笑着说这是命。父亲,我心中的图腾。

散文是感情的艺术,自小以来,我都试着用文字记录下生命中片刻的感动和喜悦,长久的心伤与折磨,都被忠实于我的文字全部真实的刻下。文字是我永远的情人,她是我一生的所有,如果没有文字的温暖和慰藉,我的一生将是真正苦痛与无望的一生。我想,正是因为自己遭遇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和事,才有我与文字之间不离不弃的诉说。所以,我应该感谢,感谢一切。

季节收获着人们的青春与美丽,我们渐渐成熟或衰老,正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尽头,直至走进坟墓里面,而唯一留下的只是记忆,留给活着的人一些美好或残缺的记忆。而摆在面

前的这本集子里,装着一个真实的我,这将是留给认识我的人的一些浅淡的记忆。

心是岁月的坟墓,沿着文字的阶梯走进这座小小的墓穴,在杂草丛生的心地里,几枝记忆深刻的往事伸展出阴冷而凄美的枝丫在我健忘的居所里呈现着,我虚无的走过去,摸摸她那滴血的根茎,拍拍它那流泪的叶子,我猜想它们是一种名“见血封喉”的植物,因为我被血泪浸润的躯体已被它无情的吞噬过千万遍,但是,它永远都无法摧毁我用白金铸造的灵魂——那些用希望构筑的明天。

是为——序

作 者

2000年11月于椰城

一线情牵

巨大的黑夜包围着一盏灯浅浅的清辉，一阵风吹过来，那光似乎就会被吹熄。就这么一点淡淡的明和亮，却改变了整个黑色的布局，混淆了黑夜这个词语纯粹的意义。灯把夜晚漆黑的躯体凿了一个明晃晃的洞，从小小的洞口，我们看到了胆怯和恐惧携着黑暗，正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内心。

玫瑰露

九月的京城美得让人心颤。在一所袖珍型的文学院里，积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字制造者，几个其貌不扬的名字在中国的文学界已是如雷贯耳，就因为他们手中生产的那些思想深刻的字符给整个学院制造了一种神秘的骚动和浪漫。最引人注目的该属琛，她来自梦里水乡的江南杭州，其才艺与妩媚完全是南国女子的一个缩影和标志。她擅长国画，曾多次获大奖并被购买收藏。琛经常以一袭袅袅及地的裙服款款飘动在细致的水泥路面上，远远望去，宛若一阵香酥的软风婷婷穿过你的眼睛。紫色是她的主色调，她的偶然出现犹如一枝频频燃烧的紫玫瑰吸引了来自一至五楼的窗口里的目光。这目光在男人的眼中叫倾慕，在女人的眼中叫欣赏，而在我的眼中则是喜欢。

时间过的很快，顿顿脚已是一月有余，大多数同学都渐渐熟悉起来，互相传阅着各自的作品集，并借此机会增加了解。班里大多数同学的大作都已慕名拜读，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见琛的作品。我早知道琛是写小说的，以前在《十月》、《人民文学》等国家级刊物上领略过她的文采。她的思维超越怪诞，犹如一个神秘的黑洞，引诱着你去探幽。在我看来，她的外表与作品似乎都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原始美和一尘不染的纯净。或许，自然就是她的特质。

琛和我的重庆籍老乡同居一室。一次去约老乡同游，我敲开了319的房门，老乡不见，却见琛正坐在电脑旁飞速敲打着她的语言，电脑旁边，一盆洗净的玫瑰露葡萄在灯光下亮着朴素的光芒。她见到我，友好地起身让座，笑谈间并把一串紫莹莹的玫瑰露送到了我的手上。谈起来我们对双方的印象都比较深刻，我们毫不顾忌地谈论着自己的所观、所感、所想，其情其景，仿若隔世的老友一见如故，似乎都是一种相见恨晚的惋惜。想象中她那种拒人千里的高傲并不存在，虽然，她的外观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然而她内心的品质通过她晶莹剔透的话语表现得淋漓尽致。慢慢尝着芳香四溢的玫瑰露葡萄，细细品着她的随笔心语，才发现天底下竟有如此富于幻想，善于造梦的女人，她的世界仿佛是一座荡漾在烟波浩淼的大海上的漂流岛，她正置于岛屿的中心，在阳光深处尽显芳华。她的文字则是一种引你向上的阶梯。

香山曾是一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天堂。十月下旬的香山红叶被早霜吻过之后就羞的通红，放眼望去，整座山已是层林尽染，像是披上了一件红桔色的外套，很酷也很美。我和十来个同学结伴前往，一下车，飞也似地往前奔，来到山底，才发现山巅离我们竟是如此高远。为难之际，有人提议坐缆车。但为了感受香山真正的容颜，我坚持用双脚去亲近她。还好，琛也站在了我一边。

三刻钟后我们才爬至半山腰，但人已是大汗淋漓，精疲力竭的我累得骨头已散架，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量似乎也丧失了。这时，有重游者对我们说，放弃正道抄小路，这样就会节省许多时间。我们紧随重游者弯入深山中，生怕迷失。谁知那小路根本不是路，只是被偷懒的游人攀出的一些高低不平

且陡峭向上的乱石道，其艰险已让我望而生畏，我几乎想放弃，琛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拉着我一步一摇向上爬，历经千辛万苦，快要上山顶了，心情也放松了许多，忽然，我脚下踩到的石头着了魔似的活动了一下，我很快失去了平衡，人踉踉跄跄往后退，惊慌之中已随山石滚下几米，而且还撞倒我身后的另一名同学，幸好我被一棵大树拦住，才藉此保住了性命。被琛扶起来时，我浑身奇痛难忍，更为糟糕的是我的左脸还被荆棘划了一道血痕，心想这下可要毁容了，伤心的我，不顾同学在场，竟孩子似的哭了起来。琛握住我的手，劝我赶紧去医院。她主动放弃了游完香山的机会扶我下山并亲自把我送到了医院。真的，琛这个人实在让我感动不已。

在小庄医院观察养伤的几天内，琛每天下课后都给我送来鲜花和带霜的玫瑰露葡萄，还有新鲜芦荟，她挤出汁液并轻轻涂在我的伤口上，而且陪我到很晚才回学校。因为芦荟的神奇，我的脸上没有留下疤痕，因为玫瑰露的芬芳让我忘了忧伤。看着琛，我被她慷慨友好的举动深深地感染着，特别是她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悄悄地把你带进春天，让你感受被春意浓浓包围的幸福。琛那永恒的微笑将牢牢的刻在我记忆的岩石上，我想她会历经时间的风雨但却永不褪色。有事无事我都会时常去阅读，去怀想，去感恩。

其实生命就是一根短暂易逝的玫瑰露葡萄藤，而传承下去的，却是玫瑰露的名字和精神。

诗歌之子白连春

初识白连春是在 97 年第 11 期《星星》的头条诗页上，一首散发着泥土芬芳的“逆光劳作”以其本真朴素的光辉完全征服了我诗性的眼睛，这首诗以它光辉的触手摘取了 97 年度“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的桂冠，接下来白连春又被权威杂志《诗刊》在 98 年评为全国十强诗人。想不到一年之后的某一天，在鲁院一个简简单单的开学典礼上，遇见了声名大振的白连春。如实讲，他不是学院里的亮点，充其量只是个焦点，仅仅因为他那近乎完美的诗以及诗给他带来的一切。白连春属于那种过目即忘的人，五官略显粗糙，整个脸面缺少一种精雕细琢的端正，更无点睛之处，其神态不显清爽还可略见沧桑。平时沉默寡言的他显得有点木讷，谦卑的笑容里显隐着一种未知的高度。

而立之年的白连春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他一个人吃饱之后就可以全家不饿，还经常无影无踪两三天不来学校上课。他在自己的课桌上诅咒自己为“狗 X 的白连春”，竟当面陈述对班主任礼平的不满，他时刻洋溢和表现的都是与环境的格格不入，白连春无常怪诞的思想和行为很少受到规章制度以及生存法则的约束。真的，鲁院这个固定容器根本不能容纳下他如风的形状和如水的透明，除了他本命的泥土和诗歌之外，他不属于任何东西。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而有

的人却视他为另类。

准确地说,白连春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儿,他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任何角落都是他流动的家,风的行踪就是他前行的步伐,诗歌是他一日三餐唯一的口粮。为了心中那点明明灭灭的光亮,他背着自己热爱的故乡曾漂到黄河以北,为了填饱肚皮去帮黄河边上的庄户人家割麦打场。也曾流到长江以南为挣得一点旅费去给农家插秧收谷。日复一日的时间伴随着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都留下诗歌的清香。长长的旅途就是白连春延绵不绝的家,他的家就在脚下,只有脚下的泥土才能体味他对这个世界复杂而又无尽的爱。他对生命的旅途是这样描述的“带着天空大地以及疼痛中的桃花他的血和他走在一起/走在路上:从南方到北方,从西方到东方,他的/到来和他的离去一样。他的光芒是十三颗慧星的/光芒。为世界歌唱,为自己忧伤/对世界他背上的井就是夜晚芬芳的月亮/对自己他背上的井就是方向,除了孤独的激情/已空空荡荡。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我看见白连春和他的诗歌正在路上。

最让人不忍忘记的是九八年的中秋晚会上,白连春含泪秉烛演唱灰姑娘时的情景。晚会开始后,轮到白连春表演节目时,他一改平日的谦逊卑微,大胆地走上舞台,把早已准备好的报纸铺在挨墙的地面上并席地而坐,手持一根流泪的红烛,深情款款地唱着 he 心里的灰姑娘。他头靠在墙上,双目微闭,虔诚的姿势仿佛是一个爱情的忠实信徒在乞求爱神的赐予。昏暗的光线里,世界隐去,歌声凸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倾听的耳朵,包括他那张余音袅袅的嘴,除了 he 内心的灰姑娘外,这个世界别无一物。透过摇曳的烛火和他闪烁的泪光,我

看见白连春挽着他心仪的灰姑娘正走向生命的彼端。他在内心唱道“今夜我在鼓角之外静静地听你：你的针细得像/一管洞箫。四野里到处飞绕的花朵是你的杰作/.....今夜我就要这么陪你坐着呼吸你绣出的/月亮的香气。今夜我恨我不能变成一只蝶或者/一只蜂，我恨我又不能脱离肉体的激情/穿不过你的针眼。你的针细得象一管洞箫/今夜风一直在窗外呜咽，雨打芭蕉，而你亮在额前的灯是我含在口里的一滴泪”他唱着爱情的颂歌，却被爱情遗忘在荒郊野岭。他说他在泸州曾谈过几个女朋友，所有的结果不容置疑的是不欢而散，因为这是性格使然。

赫拉克利特说：性格即命运。白连春与众不同的性格注定了他非同一般的命运。其实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他就知道今生的选择将伴随着苦难。因为他选择了富有而贫穷的土地，生而不养他的父母，背井离乡的远方和美丽而又残酷的诗歌。生活中，与他终日为伍的只有汉字和寂寞，当然，间或有一两个和他志同道合的哥们儿和诗友。白连春为人厚道，待人诚恳，他与人交往的方式就是胡同里扛竹竿，他一直远离那种虚情假意的矫揉造作，直来直去是他处事和写诗的原则。他鄙视那种向稗一样的人，他说“一棵稗能在一群稻中隐藏/多久才会被发现被拔起被扔出并且被遗忘/像一个人的的一生。如果一个人太虚假一个人/能在人群中活多久？一个高举谎言的人/死了，就像一棵稗死了一样。我们怀念的/是拔稗的人。他在真理中仰起的脸，光芒闪现/虽只亮了一瞬却与世界相关“看着白连春，极容易让人想起黑土地里一株挺拔向上却又始终虚心地低着头的红高粱，秸杆是他刚直不阿的脊梁，那沉甸甸的果实浓缩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白连春，庄